

空墳與信心之探究

作者：曾思瀚教授，現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授

譯者：吳瑩宜

[繁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簡體 PDF 檔下載](#)
[版權聲明](#)

引言

空墳的事實，為基督教信仰奠定了基石。使徒約翰¹以獨特的手法，將耶穌復活事實，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讀者眼前（《約》20：1-29）。約翰是如何巧妙地引領讀者身臨其境的呢？

情節探索

約翰審慎地佈置了情節（《約》20：1-29）。他刻意地以“耶穌的顯現與隱藏”、“入口的開與關”、“時間的提及”、“門徒負面情緒的表現”、“耶穌的問安”，及“耶穌的最後教導”為主題，使其在復活敘事所描述的三組事件中交替出現。

復活敘事之第一段描述（《約》20：1-18），以深陷于困惑及悲傷中的抹大拉馬利亞為中心人物。她深切的情感表現，不但肯定了空墳的事實，同時也成為耶穌自我顯現的前奏曲。約翰以耶穌對抹大拉馬利亞成為祂復活見證人之吩咐，結束了耶穌第一次復活顯現的描述。

復活敘事之第二段描述（《約》20：19-23），以恐慌的門徒們為焦點人物。當耶穌受審時，大祭司以耶穌的門徒和祂的教訓盤問祂（《約》18：19）。無怪乎，這群門徒在耶穌受難之後，被層層的懼怕所包圍。當耶穌顯現時，門徒們的驚懼隨之消逝。耶穌重覆的問安（《約》20：19，21），使得一般性的問候語，成為平安的確據。而耶穌對門徒將接受聖靈，並有能力成就大事的最後教導，則自然地結束了對耶穌第二次復活顯現的描述。

¹雖然我認知真實作者（Real Author），隱含作者（Implied Author），及敘事者（Narrator）等，在方法論上的區分，但在本文中，我簡化地以約翰為福音書之作者。因為真實作者或隱含作者等的區別，在本文的研究中，並不帶出任何不同的意義。

復活敘事之第三段描述（《約》20：24-29），以被懷疑所困的嶄新人物多馬為主要角色（《約》20：26）提醒讀者，主在一週之前，剛向這群門徒顯現說：“願你們平安”。現在耶穌以同樣的方式向多馬顯現。

耶穌不但親自向多馬顯現，並更進一步地，回答了多馬在一週前，對耶穌復活所發出的懷疑之語（《約》20：25，27）。耶穌的親自顯現，除去了多馬的懷疑，而耶穌“全知”的彰顯，則為多馬的疑問，提供了最佳的答案。最後，耶穌以“那沒看見就信的，有福了”的信心教導，結束了第三次復活顯現。

討論至此，我們可以概略地總結情節綱要，在復活敘事經文中的出現次序：入口的描述（約 20：1，19，26）、對耶穌復活的誤解（《約》20：4，19，25）、復活主的顯現（《約》20：16，19，26）、誤解的消除（《約》20：16，20，28）、及命令的給予（《約》20：17，21-23，29）。三組復活顯現的敘事，皆以時間的註明及經文中心人物的帶出為開始。

第一復活顯現敘事，明顯是抹大拉馬利亞的記載。而第三復活顯現敘事，則屬多馬的記載。約翰以不同的筆法描述此二事件，乃是為謹慎地選擇敘事之內容，以達傳遞信息或教導之目的。

在第一復活顯現敘事中，抹大拉馬利亞好似引導耶穌兩位門徒進入場景的先前人物。然而，敘事的後段描述，卻清楚地顯示，馬利亞才是此敘事之中心人物。而在第三復活顯現敘事中，因為多馬的懷疑，耶穌親自顯現並對多馬說話。為什麼多馬會懷疑呢？因為他沒有親眼看見復活主肉身顯現。

“入口開或關”（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Openings）之主題，約翰幾至完美地表達出其涵義，為復活顯現之敘事帶出強有力的信息。在第一個記載中，石頭挪“開”的墳墓，帶出了耶穌身體不在的事實。而在第二個記載中，房門緊“關”的描述，則帶出了門徒們對猶太人的懼怕。門雖關了，復活的耶穌卻仍自由出入，並親自以肉身顯現給門徒看。同樣的情形，亦發生在與門徒緊“關”在門內的多馬敘事中。在“開”與“關”的描述之間，約翰向讀者發出了一個挑戰：耶穌的顯現或隱藏，到底何者在敘事中佔較重要的角色？到底多馬的記載與空墳的敘事有何關連？此二敘事的相似平行之處，邀請我們進入更深一層的經文比較。

在空墳的敘事中，以耶穌身體的不見為開始，末後耶穌親身向馬利亞顯現；在多馬的敘事中，耶穌也是起初隱藏，也在故事的結尾顯現。此二敘事的相似點停留在此。隨之而來的，是兩段敘事的相異對照。主要的相異，不在于敘事中的人物如何面對耶穌的顯現，而在于此些人物如何回應耶穌不在的挑戰。在兩敘事中，有關“那門徒”及多馬的旁白，將此二人物置于強烈的對比中。當“那門徒”以信心為標誌時，多馬仍為懷疑困惑所包圍。多馬的信心完全建立在眼見復活耶穌的憑據上，反觀“那門徒”，卻在耶穌不在空墳時就信了。

人物刻畫

如同復活顯現敘事中的情節編排一樣，敘事中的人物刻畫，亦在作者刻意的描述及審慎的安排之下，結構分明地出現在經文之中。

約翰或耶穌對經文人物的描述，為這些人物寫下了定論。抹大拉馬利亞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。與多馬相較，除了與她名字相連的地名之外，對她身分的描述十分簡單，表示她是聽者熟悉的人物。以此推論，我們知道馬利亞在當時的信仰圈內，定是一位可依靠又為人熟知的見證人（此事實，在《馬太》及《馬可》兩福音的受難敘事中更顯清楚）。

反觀約翰對多馬的詳細描述，則帶出了多馬在當時的信仰群體中，較不廣為人知的印象。在約翰的筆下，多馬以滑稽有趣的特性，出現在整本《約翰福音》中。有時，他的話語帶著諷刺性的幽默（《約》11：16）。有時，他又發出無知的言論（《約》14：5）。在復活顯現的敘事中，多馬不加思考地拋出他對耶穌復活的懷疑。

早在 E. Hoskyns 之時，多位聖經學者已注意到，“那門徒”為復活顯現敘事之高潮²。在馬利亞及多馬的對照之下，“那門徒”的確顯出他在經文中的重要性。約翰在《約翰福音》中，將他刻畫為最了解耶穌之人物；在復活顯現的敘事中，他具有最高之信心及洞察力。

如同抹大拉馬利亞，作者未對“那門徒”作任何背景資料的描述，而僅以“那門徒”與耶穌之關係，表現“那門徒”之身份：在十字架之下，他是站立在耶穌身旁的惟一男性跟隨者（《約》19：26-27）。如果“看見的那人”（《約》19：35），就是“那門徒”，則“那門徒”就像馬利亞一樣，在當時也是一位可靠的見證人。與抹大拉馬利亞一樣，他的身分完全建立在他為耶穌所作的見證之上。那麼，“那門徒”在復活顯現的敘事中，到底具何重要性？“你因看見了我才信。那沒有看見就信的，有福了。”（《約》20：29）耶穌這段話，親自為“那門徒”的重要角色，提供了有力的暗示。原來，耶穌所指“那沒有看見就信的”，乃是針對“那門徒”而說（《約》20：8³）。

在約翰復活敘事的所有見證人中，“那門徒”不屬任何一組人，他自成一格。除“那門徒”以外，其他被挑選為焦點的人物，皆有名字。在第一個復活敘事中簡短地出現之後，“那門徒”在其它兩處耶穌向門徒們顯現的敘事經文中，未再被提及（這並不表示他就未參與）。但是，當復活敘事中的見證人，以他們直接的言談主導敘事的進展時，約翰卻以第三人稱描述“那門徒”。約翰筆下的“那門徒”，在心智上對耶穌的相信及了解，明顯地超越了其他的見證人（《約》20：9）。在第一批探視耶穌墳墓的門徒中，惟有他對空墳有正確的理解。雖在整段復活敘事的經文中，“那門徒”靜默無聲，他的榜樣及見證，卻鏗鏘有力地使他變為經文中的信息。

作者約翰似乎對於耶穌的裹尸布及裹頭巾中，亦有特別的描寫。“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，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，是另在一處捲著。”（《約》20：7）

² E. Hoskyns, *The Fourth Gospel* (ed. N. Davey; London: Faber and Faber, 1956) p. 540.

³ 也有相反意見，請參閱 C. M. Conway, *Men and Women in the Fourth Gospel* (SBLDS 167; Atlanta: SBL, 1999) pp. 189-190.

描述了包裹耶穌屍體的布，在空墳中所放的位置。由拉撒路的復活敘事中（《約》11：43-44），讀者發現復活的拉撒路，需要旁人幫他解開裹手腳的布及包臉的手巾。然而，耶穌的裹頭巾及細麻布所擺放的位置，卻隱含地帶出耶穌直接由裹屍布中脫殼而出的復活方式⁴。由此可見，耶穌對自己的復活具有完全的自主權。這恰恰証實了，耶穌完全掌控自身復活的自主權，是耶穌本質的極致表現。復活日清晨的空墳，帶出了耶穌最大的神蹟、記號。

如此超乎尋常的發現，引發了“那門徒”的信心，卻為馬利亞帶來無盡的困惑及悲傷。讀者對此超自然現象必然覺得訝異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需了解“那門徒”為何眼見空墳，又尚未明白聖經意義（《約》20：8-9⁵），卻仍能有信心之原因。除了聖經預言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應驗之外，信心是約翰首要之關切。

綜合探討

可以清楚看到，由上文討論中，“那門徒”確為信徒之榜樣。因為真實的看見，非來自肉眼的目睹，乃來自內心的洞察。真實的信心，更不僅是智識上的認知。二十一世紀是過度偏頗“眼見為憑”的時代，“眼見等同于証據”之偏差看法隨處可見。然而，對約翰來說，信心卻具備了完全不同之性質。換句話說，約翰藉這“相信的門徒”所帶出的信息，乃是信心並不建基于肉眼能見的憑據之上。而這特點正是基督信仰之本質。一個人能否成為耶穌的跟隨者，取決于他對空墳事實的憑信接受或執意拒絕。

而現今的信徒，能怎樣將此段復活敘事的經文，應用到生活上呢？教會傳統普遍接受約翰即為“那門徒”之看法。約翰是今日信徒的典範。“信心”及“看不見之事”，是基督徒在每日生活中，最難以面對的挑戰。因為我們希望的是肯定的答案，而非永無止境的問題。然而，約翰鼓勵我們，勇敢地面對這挑戰。

接受基督教信仰真理的能力，是信心的表現。盡心竭力地追求答案之後，不再被無法解答之問題困擾，更是信心的明証。“那門徒”沒有得到所有的答案，但卻作出了信心的抉擇。佇立在墳墓之旁的他，憑著信心對空墳作出了與眾不同的詮釋。

同理，我們亦須以信心的眼光，詮釋自己所處的現實情境。事實上，我們比起只見空墳的“那門徒”，有更多的証明。因為第一世紀文獻中的見證人，不但清楚地為我們記下空墳的事實，更以親身的經歷，向我們宣告耶穌已經復活的大好消息。以此為起點，我們應憑信心經歷每日的生活。

⁴請參閱相似之看法，Morris, John, p. 833. 有些學者認為這種說法只是推測之詞。即便如此，我認為這是一種極佳的推測。約翰的旁白絕非意外，也鮮少缺乏意義，以（《約》2：6；19：38-39）為例。如果空墳中清楚分開放置的裹頭巾及細麻布不帶任何意義，約翰又何必費力去描寫呢？

⁵我認為《約》12：8-9顯然相關。由第九節，我們看見所有的門徒都還不完全明白聖經的意義，但“那門徒”卻選擇“相信”這上好的福分。可見，對約翰來說，完全明白聖經並非是信心最重要的元素。

約翰的復活敘事，為讀者帶來了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。到底我們的信心像經文中的“那門徒”，或“那門徒”的同伴？個人的生命，將不油然地為自己交出問題的答案。

舉目雜誌－2005 年 5 月

基督教線上中文資源中心(OCCR)版權所有©2005

OCCR 鳴謝《舉目雜誌》及文章原作者允許翻譯並在網上發表本文。

讀者可免費下載本文作個人或小組閱讀及研究，唯必須全文下載，包括本版權聲明，並在引用時聲明出處。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權詳情及來源可參

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introduction/citationandcopyrights.htm>。

本文網址 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art_0152.htm

OCCR 網址 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>

[繁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簡體 PDF 檔下載](#)